

凡有井水处 皆听单田芳

文|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单田芳父亲单永魁与母亲王香桂

出身书艺人家 自小能编会说

单田芳1934年出生在东北一个说书艺人之家，父亲单永魁和母亲王香桂结婚后便跑单帮到东北卖艺。当时东三省已沦入日本人之手，成立了所谓的“满洲国”。日本人统治下的东北大地，满目疮痍，到处都挂着日本和伪满的旗子，许多人家的墙上还涂着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大字标语。单永魁夫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艰难度日，王香桂怀孕后挺着大肚子还在台上说书，差一点将单田芳生在台上。

单田芳四五岁时，父母在齐齐哈尔演出，他们怕他在家淘气，说书时也将其带在身边。单田芳就坐在母亲身后一个小板凳上，一边给妈妈扇扇子一边听书。孩子还小，妈妈说了些什么也听不明白，有一回妈妈说《呼家将》，主人公呼延庆大闹汴梁城，遭到官兵追捕，走投无路之际遇到了铁面无私的包拯。包拯问明呼延庆身世，知道他是忠良之后，于是将其藏了起来，后来又送他出了汴梁城。呼延庆问包拯为什么救自己？包大人和他开了个玩笑：“因为你黑我也黑，这叫老黑救小黑。”王香桂说到这里观众一片笑声，单田芳听着有趣也笑了起来。

后来单田芳随父母到街坊张大伯家玩，张大伯问他：“你今天听书了吗？说段我听听。”单田芳就把妈妈说的这段“老黑救小黑”讲了一遍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多年以后，单田芳在回忆录《言

归正传：单田芳说单田芳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后来我成了真正的说书人，有许多新闻单位报道我的身世，有的说我四五岁就会说评书了，其实不然。我就会那么一小段，根本就不会说书，今后如有人再报道这段的时候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删掉，因为报道不实。”

几年后，单田芳一家辗转来到奉天（今沈阳），父母说书的茶馆附近环境很乱，混杂各种人群。父母怕单田芳学坏，于是把他送到当时的奉天三经路协心小学读书。

伪满洲国的基础教育学制是小学四年，国民优级二年，国高四年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小学、初中和高中。单田芳记得很清楚，父亲让他换了一身新衣服，然后领着他出门直奔学校。到学校后，单田芳发现操场上空无一人，每间教室里都传出琅琅的读书声，这让整天随父母出入说书场子的单田芳有些恐惧，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单田芳小时候就很有语言天赋，用北方话叫“挺能白话”。单田芳会讲故事，虽然进学校比别的孩子晚，但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一群“粉丝”。他给同学们讲神仙鬼怪故事，说他去过一座山叫龙潭山，山里有个洞，洞里有口井，井里用铁链子拴着一条龙，他曾用手拉过那铁链子，听到井里龙吼的声音。同学们问单田芳龙叫唤什么样？他说就像老牛叫一模一样，哞哞的。其实这全是单田芳胡编乱造的，但同学们却听得津津有味。

拜师学评书 与她结良缘

1949年后，单田芳在沈阳读中学。家里本来风平浪静，但父亲却由于不知情而卷入一起潜伏特务案，被判刑六年。

家里遭此横祸，单田芳自然也脱不了干系，他高中毕业考上有名的东北工学院，但因父亲问题被拒之门外。不久母亲与父亲离婚再嫁，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下子变得支离破碎。

就在单田芳无所适从

84岁的单田芳9月7日还在更新微博，11日却传来了去世的消息，倍感突然。后来看了其家人声明，才知道单老因肺部感染一直住院治疗，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而已。

单田芳可以说是中国最受欢迎评书表演艺术大师，他的听众从耄耋老人到黄口小儿，年龄跨越了几十年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文化娱乐相对贫瘠的年代，评书与戏曲、相声一样，是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娱乐方式，曾经承载了无数人的休闲时光。但在信息化、娱乐化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依然受到听众追捧的评书艺人却寥寥无几了，而单田芳就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位。



单田芳在舞台表演



在电台录制节目的单田芳(中)



单田芳口述的长篇评书《包公案》

时，一个叫王全桂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。王全桂也是一名评书艺人，和单田芳家是邻居，比单田芳大8岁。王全桂没事时常到单家看看，帮着做做饭，整理一下家务，还经常留下一些零用钱。不久，两人便恋爱了。

单田芳从小就随父母跑江湖，对说书艺人的酸甜苦辣心知肚明，所以他一心想考大学，做一名风风光光的工程师。但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单田芳的梦想，他一度非常消沉，王全桂看出他的心思，便劝他说：“依我看，你没必要强求自己去念书。现在是新社会，艺人地位提高了，老一辈艺人没文化，你是高中生，还考上了大学，在我们评书行里这可是状元啊！你应该继承你父母的事业，把他们口传心授的东西整理出来，你要来说书，以后肯定能成角儿。”

王全桂一番话打动了单田芳，不久他便拜老评书艺人李庆海为师，并且和王全桂成了亲。单田芳原名叫单传忠，李庆海按辈分改为“单田芳”，这就是单田芳这个名字的由来。在拜师仪式上，李庆海对大家说：“今天双喜临门，一是收徒；二是祝贺单田芳和王全桂结婚。”

从此单田芳便安心跟随李庆海学艺，除了背熟书中的内容，还要学习行业内各种繁琐的规矩。单田芳知道，只有如此勤学苦练，才能抓住听众的心，毕竟他说的是评书，而听众听的是江湖。

几十年来，妻子却总是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，与他患难与共。尤其是在他下放的那些年，妻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，给他最大的帮助和安慰。1992年，正当单田芳的事业如日中天时，妻子却因病离开了人世，这成了单田芳此生最大的遗憾。

一生勤笔耕 经典留人间

1950年代中期，单田芳从营口去了鞍山，加入了鞍山曲艺团。1956年春节，单田芳第一次登台，演出书目是家传的《大明英烈传》。许多年后，单田芳对这次演出还是念念不忘，那

场书一共挣了4块2毛5分钱，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。单田芳给家里买了一斤猪肉，十个鸡蛋，还给自己买了一包烟，花了一元多钱。从这一刻起，单田芳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养家的自豪，也逐渐喜欢上了说书这个行业。

单田芳在当时艺人中属于文化人，家传渊源，悟性也高，又四处拜师学艺，所以很快便风生水起，成了东北一带最红的评书演员之一。1960年代初，政府不再提倡传统曲艺，要求演员必须说新唱新。头脑灵活的单田芳迅速转型，很快便推出了《草原烽火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几十部现代评书，受到听众热烈欢迎。就在单田芳的事业如日中天时，时间来到了那段特殊的年月，单田芳被下放劳动，这一停就是十几年。

改革开放后，单田芳重返书坛。走进剧场前，单田芳也是心怀忐忑：“十余年不登舞台，听众还记得我吗？”但当他出场时，观众全部起立鼓掌，据说单田芳在台上顿时泣不成声。复出后的单田芳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长篇评书《隋唐演义》，此后一发不可收拾，先后录制了《白眉大侠》《说唐后传》《包公案》《薛仁贵征西》《天京血泪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等几十部评书，受到听众热捧。1980年代初期电台播放单田芳评书时，全国有上亿听众在同时收听——这种盛况似乎是一种久远的情怀了。

单田芳表演之余还笔耕不辍，将历代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的经典评书整理成书，先后出版了《瓦岗英雄》《大明英烈传》《燕王扫北》等几十部传统评书，保存并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评书艺术。晚年后，他不顾年老体弱，撰写出版了回忆录《言归正传：单田芳说单田芳》，将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人们常说：“凡有井水处，皆听单田芳。”如今大师已去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只有且听来世分解了。☐